



湖亭詩筆
蘇柰辨論
校

合冊



蘇秦辨論

[illegible]

此等目と云ふは、
 同様の門と金（あ）の病の相（あ）ひなり、也。同書に念佛題目を
 唱へて、心（こゝろ）をとり動かすも、この病（やま）平生念佛題目あり
 らしきよりして抄出（しょうしゅつ）、往生（おうじやう）せりといふ、
 又（また）さういふ病（やま）の人（ひと）は、念（ねん）佛（ぶつ）の声（こゑ）耳（みみ）に
 入（い）る一息（いついき）契機（けいき）の心（こゝろ）と縁（えん）れども、平生（へいぜい）
 念佛（ねんぶつ）題目（だいまい）ありて、心（こゝろ）をとり動かすも、
 まづ、心（こゝろ）をとり動かすも、心（こゝろ）をとり動かすも、
 まづ、心（こゝろ）をとり動かすも、心（こゝろ）をとり動かすも、

まじりひらる人々へ金とてしよらん
 父母死にたり時ハ病中惡到候^{おそろし}ばさう整^{ととの}えとて
 て法を衣^{きぬ}服^{ふく}とせりまをて儀^{なりやうい}とせりを執^{とつ}り成^{なり}
 乞^こ孝子より人の哀慕^{あいぼ}ありゆる故^{ゆゑ}てそ代^{しろかた}に至^{いた}理^りの
 果^はかりあがりその渡^{わたり}くらりるハ主^な祀^{まつり}人の法^{はふ}と衣^{きぬ}服^{ふく}と爲^な
 と屋^{いへ}内^{うち}街^{まち}より北^{きた}は仰^{おほ}ひ半^{はん}生^{せい}年^{ねん}にあらぬ名^なと云^いふべ
 たり終^{しま}るとしてぬこころの衣裳^{いそう}紙^し巻^{まき}下^{しも}（あり）はようち

亡き魂帛と銘の儀とよりて魂の中より物成る儀
 て又母の灵津と云ふ一の幕れを執りてさるる儀ハ
 物々又母存生のより合也云々と云へてある人親ハ
 事り魂の通と云ふより中即ちと云ふの事
 物成る人の身目と爲せりあるより物成るより物成
 物成るより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ころ人ハ又母死し物成るより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渡り過るの儀と云ふ魂帛と銘の儀ハ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越て来るより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と云書渡の文と作るも或ハ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て又神主の儀と云ふより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根ハ之理と云得る生ずる物成るハ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物成るより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白和あるハ一も二も義ハた理に據るるハ一とおよりと云

夕夕夕夕一曰春其始也
 聖人の純粹至善より一毫の私欲なく
 天地万物に感通
 ありとあるを之と欲するの氣成長より一毫の私欲なく
 威の怍惕の心無くして毎日をより一毫の私欲なく
 ありとあるを之と欲するの氣成長より一毫の私欲なく
 ありとあるを之と欲するの氣成長より一毫の私欲なく
 ありとあるを之と欲するの氣成長より一毫の私欲なく

[illegible][illegible]

群象并論卷之八 古今以之為史
弘治二年夏六月乙未

中村直道

書

湖亭涉筆四卷澹泊齋安積覽著

享保十二年
鳩巢有序

○元世祖召許魯齋一聘而起曰不如此則道
不行劉靜修召不起曰不如此則道不尊至今
論者紛紜不已蓋以魯齋大儒得道統之傳也
然其言竊有所疑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君
子何患乎道之不行哉孔子曰道之將行也其
命也與道之將廢也其命也與孟子曰枉己者
未有能直人者也夫行與尊以道自任者所當
審擇而處與出固士君子之大節魯齋道大雖
非後生晚輩所可擬議而以世祖之時為天下

有道而殉之乎。抑以道殉乎人乎。二者必居其一。蓋非其招而往。與不由其道而往者。皆孟子之所惡。魯齋欲以孔孟之道格君心之非。難矣哉。後之君子。不幸而居革命之世。寧為靜修而不為魯齋。則庶乎能得出處之正矣。直道按閩齋先生有

魯齋考載垂加草損軒先生魯齋論載自娛集皆可考

○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屢中帝之為皇太子也。住吉仲皇子舉兵襲之。太子醉而寢。左右扶掖上馬而走。仲皇子焚宮火。

通夕不滅。太子至河內。埴生坂而醒。其事殆與伯有相類。唐李克用上源驛之變。亦此比。而非得大雨震電之助。則克用幾不能免。周公作酒誥。衛武公戒耽樂。匹夫酖酒。必至喪軀。酣醬之過。可不警哉。

○昭元年。鄭子羽謂子皮曰。子與子家持之。杜注曰。持之言無所取與。按子羽公孫揮。子皮罕虎。子家蔡公孫歸生也。列國大夫皆譏楚公子圍。靈王設服離衛。而子皮子家之言。無所輕重。故子羽云然。今俗謂無勝負曰持。亦此義也。

○魏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後皆有名。沈與裴秀爲高貴鄉公所重。謂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及帝欲討司馬昭。沈與王業奔走告昭。遂有成濟車下之變。叔父之戒。人臣之義。一無所顧。其心失身於司馬氏。而恬不知耻。文籍雖滿腹。不如一王經矣。姓氏錄曰。山田御方。魏司空王昶後也。據續日本紀。御方事。文武元明二朝。豈渾深之裔耶。

○魏大將軍司馬師。三道伐吳。王昶母丘儉聞

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敗默。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公休諸葛誕字也。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也。東關之敗。安東將軍司馬昭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通鑑不載於魏紀。因書王哀事。併見晉紀。合而觀之。同時事也。師則引咎責躬。昭則逞忿濫殺。故王應麟謂昭之惡甚於師。然師之引咎。非出于誠。特欲收攬魏朝之

人心。爲移鼎之漸耳。究其心術。恐師之惡更深。于昭鑿齒晉人。殆非公論。而曰業隆。曰智。大有劑量。

○三國志少帝紀。嘉平五年。追封故中郎將郭脩。按脩有刺費禪之功。故魏室厚加褒卹。詔中有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禪。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之文。裴松之以爲脩西州之男子耳。始獲于蜀。既不能抗節不辱于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焉。糜身于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此論甚

當。蓋魏室之褒贈。卽司馬氏之所爲。而所以勸獎來者。以弱敵國之謀也。朱子綱目大書盜殺大將軍費禪。其義始正。又通鑑及綱目。脩訛作循。通鑑漢姜維獲中郎將郭循。下注。胡三省辨之詳矣。

文昭甄皇后傳。黃初元年十月。文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按建安十八年。魏公操進三女。憲節華於獻帝。爲貴人。中女立爲皇后。卽穆曹皇后也。至是。獻帝嬪二女於魏。則獻帝之於文帝。姊妹之夫而妻之父也。不知

於禮爲何如也。

任城王彰傳曰。太祖在長安。召彰。彰自代過鄴。太子謂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掌若不足者。彰剋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將彰鬚曰。黃鬚兒竟太奇也。吳質傳裴注引郭頒世語曰。魏王常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噫。文帝之教任城善矣。

任城志氣慷慨。涿郡之戰。所向無前。卒能破走強胡。威名大振。使之矜伐。武帝之前。則不幾啓嫌隙之端乎。歸功諸將。卑謙自牧。此卻伯范叔對晉侯之意。而可謂善處功名之際矣。然文帝之爲此言。亦用吳質之教。流涕而拜。應對常若不足。俱一拙也。其爲拙。巧之至也。果能拙者也哉。夫武帝之機警權畧。以巧應之。立見其敗。故反其用。而示之拙。豈爲人子之道哉。其爲任城謀也。則忠。其自爲謀也。則過。孰謂武帝之料敵如神。而反不能料其子哉。蓋大巧似拙。而明有

所蔽苟非誠心巧拙一也。如此用拙不如用巧之爲愈也。

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後白河朝。藤原信賴之亂。平重盛勵士卒曰。年號平治。地曰平安。我爲平氏。此三者協吉。何憂不克。二事正相類。而袁紹割據青冀。願神器。重盛激勵將士。歆王所懷。其所設心。則大不同矣。典韋傳。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身自搏戰。相持急。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按典韋膂力過人。壯武勇傑。軍中有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之語。然手持十餘戟。則力雖能舉。不可運用。必無此理。通鑑去十餘二字。良是。

關羽傳裴注引江表傳曰。羽好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夫侯之精忠神勇。至今牧豎樵童亦知其名。而孰謂其能讀書哉。宋史岳飛傳贊。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常見其文章。正謂此也。劉氏鴻書載關壯繆侯贊曰。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

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
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
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
之戩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
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
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
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本書逸名氏。不知誰
作。蓋明人也。筆力雄健。能誅孫權之狡猾。而旌
侯之忠節。故附于此。時習鑑御本曰此贊明人
王世貞所作出于弇州四

中部稿

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載後出師表曰。此
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儼。吳大鴻臚。作默記。
○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卽代攝政。羣臣
上書奏事。皆爲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蓋東
漢明德馬皇后臨朝以來。循用爲故事。晉褚太
后康獻皇后卽
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凡三。以穆帝哀帝海
西公皆幼。冲卽位也。日本紀神功皇后紀書攝
政元年。卽此義也。若王莽之居攝。乃竊周公之
攝政篡賊之事。不足道也。關白二字。自見霍光
傳以來。往往有之。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掌禁兵。

常居內宅。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及程元振謀奪其權。輔國出居外第。上表遜位。於是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此又似準霍光故事。甚可怪也。輔國以闇豎竊大權。離間骨肉之親。使明皇悒鬱而崩。罪不容誅。肅宗不能正其罪。而使盜殺之。前哲之論備矣。

○新唐書。竇建德傳。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人。大逆。不可賞。賞逆則廢教。將爲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文治中。藤原泰衡敗走。部將河田二郎斬

其首獻源賴朝。以希賞。賴朝責其不忠。執而戮之。亦有建德之風。若平羣。本免勸。反正帝誅刺領巾。則上世已有此比。而可以爲萬世之法。隱太子建成傳。秦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神通從父。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邪。按高祖此語。絕與下後鳥羽上皇寵倡龜菊。責北條義時語相似。高祖遭禁門蹠血之變。而克其終。上皇以順討逆。師出有名。而謀謨不臧。將

相非其器。一敗塗地。竟罹播遷之禍。悲夫。

○馮道之事。五代歐陽司馬二公之論。發其圖。全苟免之態。無復餘蘊。歐公引王凝妻李氏事。以論之。尤爲深切著明。而王荊公謂之純臣。羅景綸譏之。以爲悖理傷道。宜矣。通鑑後晉齊王紀載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輟耕錄引蘓氏開談錄曰。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此卽依違兩可。無所

操決之意。而道之所以保身固位之術。一生受用不盡者也。朱文公論鄉原曰。鄉原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道之爲人。固不足道。雖然。當後唐明宗時。道與李愚建議。板刻九經。至後周太祖時。凡涉二十年。而板成。雖喪亂之世。能爲此舉。蓋溫公所謂雖有小善。庸足稱者。而九經傳布。至今賴之。則隱然與有功焉。

○自史漢敘樊鄴滕灌絳侯曹相國之戰功。虎虎雄武之士。際會風雲之機。攻城野戰。立勲效。

績者曷可勝紀。後漢段熲征羌百八十戰。燕宜都王慕容鳳子桓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隋史萬歲征溪洞蠻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唐栢良器年二十四。更戰陳六十二。則又過於史漢所載。然未有如後唐李存審者。存審出於寒微。以功至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出鏃。

百餘。疑史家有夸辭。然其戰鬪之數。亦可推而知矣。以之訓諸子。此漢兒之所不貴。而武人之所當尸祝者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馬溫公爲相。盡革新法。或謂溫公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禍作矣。鶴林玉露云。傳欽之。蘇氏聞見錄云。或謂公曰云。薛方山宋元通鑑從之。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溫公學力到。識見到。徹頭徹尾底語。故張南軒稱其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然溫公此語。

亦有所本。左傳閔元年。晉士爲曰。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即此語勢也。

神宗崩。溫公自洛入臨。衛士見公。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爲相八閱月。而薨。京師民罷市。舉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其在相位。遼道宗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金完顏亮生日。熙宗賜公畫像。此一事見宋元通鑑宋高宗紹興八年。公之德業言行。載在史籍。茲不復論著。但以公之德澤。不特宋之士民愛戴之。夷虜亦知。

敬畏之。故別取其一二。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斯。

○梁臨川王宏。武帝弟。伐魏。自洛口逃去。百萬之師。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治承中。平維盛。擊源賴朝。自富士川遁去。人馬相騰踐。器械輜重。委棄山積。雖衆寡不侔。其不戰而潰一也。宏素懦怯。勸之使退者。呂僧珍也。昌義之怒曰。僧珍可斬。時有蕭娘。呂姥之歌。維盛初無退意。勸之者。藤原忠清也。靜海欲斬之時。有髡首衣緇之歌。何其相類也。又有尤相類者。通鑑梁元帝紀。侯子

鑒至戰鳥。胡注。杜佑曰。宣州南陵縣鵲洲有戰鳥圻。昔桓溫舉兵東下。住此圻中。宵鳥驚。溫謂官軍圍之。旣而定。以群鳥驚噪。因名戰鳥。桓宣武雄爽。猶以鳥驚致疑。宜維盛之潰走也。

○東魏高澄勒兵入宮。責靜帝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觀之則太平記書。後醍醐天皇謀反。亦非無比例。可發一笑。而澄之悖逆。可勝誅乎。

○晉謝道韞奕之女。王凝之之妻。凝之羲之之子也。

安帝義熙中。凝之爲會稽內史。孫恩反攻會稽。凝之世奉張天師道。不出兵。不設備。日於道室。替顙跪呪。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道韞聞寇至。舉措自若。令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義烈之操。百世不磨。而世徒稱其柳絮因風起語。與爲小郎解圍事。王獻之弟。故稱。則世之尚浮華而疏實行久矣。陳明卿以六字批通鑑曰。王無子。謝有女。褒貶之義盡矣。
○唐昭宗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帝以賜李克用。後克用薨。陳氏爲尼。至晉天福中。乃卒。

為_レ居。通鑑昭宗紀注後醍醐帝賜勾當內侍於
引_二薛居正五代史_一。新田義貞聞義貞殞命亦削髮為_レ居。住嵯峨往
生院側守節而終。克用惡朱全忠而志在興復。
唐室義貞惡足利尊氏而志在乘輿返正。二帝
之賜宮人皆所以褒寵其忠純而二宮人之志
操亦可嘉尚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晁氏曰。白猿傳不詳何人
撰述。梁大同末。歐陽紇妻為猿所竊。後生子詢。
崇文總目以為唐人惡詢者為之。後村劉氏曰。
歐陽率更子詢為太貌寢長孫無忌嘲之曰。誰令

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
及其親。余嘗聞酒顛童子事。好事者剽竊白猿
傳而敷衍之。據劉後村之說。則白猿傳本無其
事。而好事者為之。酒顛童子亦無其事。而假白
猿傳以實之。此何異於夢中說夢。縱有之。不過
大江山一巨盜耳。若趙王石虎太子邃則可謂
真酒顛童子者也。邃嗜酒殘忍。好妝飾。美姬斬
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
食之。備載晉書十六國春秋及通鑑。此非酒顛
童子而何。後唐李贇丹遼太祖子東突飲好飲人血。

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扶目。或刀割。火灼。此二人之所爲。無復人理。皆酒顛童子之徒也。

○宋汴京陷。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帥師入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弟勝隊。宗印徒太言。實未嘗知兵。遇金將婁宿。不戰而潰。死者過半。後醍醐帝使小野僧正文觀將兵擊足利尊氏。交鋒輒敗。其以童行爲一隊。亦猶秦苻堅之少年都統。饗庭氏直之花下揆。皆取敗之道也。凡爲僧

者。不可干預政事。而況將兵乎。近世僧永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棲身物表。於一切塵氛。尚當謝絕。況可貪祿位乎。一切大事。尚不可與。況可操武事乎。自元時劉秉忠首開此禁。繼而姚廣孝效之。貪謬妄之勲名。破慈悲之太化。佛門中萬世之罪人也。彼徒中已有覷破者矣。

○佛祖統紀。天台智者傳曰。南岳造金字般若。命師代講。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續日本紀。稱德紀。天平神護二年。詔授太政大臣道鏡禪師法王位。圓興禪師法

臣位。明年始置法王宮職。南岳之語。所以獎贊智者。而道鏡之位。崩簪覬覦之漸。蓋所依倣智者。而污穢。宮禁則薛懷義之流也。

○楊龜山論唐亂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古來論唐禍亂者。極多。龜山從道學中看出來。必要端本澄源。故其言正而不激。簡而能明。雖當一部唐鑑。可也。

○報父之讐。事勤而志烈者。漢有蘇不韋。唐有張瑄。張瑄不韋。匿于大司農。厩中鑿地。旁達其仇李嵩之寢室。殺其妾并小兒。嵩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嵩父冢。斷其頭。標之于市。嵩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夫殺婦女。斷死人頭。此本邦士風之所耻。而彼與此風氣不同。不韋雖不得殺嵩。而以此恚死。則與手刃同科。孝子之志得伸。而段熲以私怨殺不韋。朝廷紀綱不肅。司隸擅殺無辜。冤矣哉。瑄瑄兄弟。以穉年手殺其仇楊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為有

司所得。張九齡欲矜宥之。裴耀卿李林甫不可。玄宗從其議。殺二子。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錢葬之。則人心不服。二子之受刑可見矣。胡致堂深以裴李之言爲非。以爲但以下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不韋瑒琇皆死於非命。何孝子之不牽耶。若曾我祐成時致。則又非此曹之比。故驚峰先生論之曰。祐成時致復讐。雖瑒琇不可過焉。壯哉孝哉。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誠哉。

○光武問郭伋以得失。對曰。選補衆職。當簡天

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帝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明帝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佚語與伋意同。皆公正之言也。

○馬伏波功名事業。備載范書。每觀馬革裹尸。老當益壯等語。意其雄爽豁達。忽畧世事。專以韜畧爲務。而細心遠慮。步步皆踐實地。少時田

牧隴漢間牛羊蕃息。儲峙豐足。其起手處。便與
空談經濟者不同。及征交趾。千里還書。戒兄子
嚴。敦。載在小學。可以警世。其餘料王盤父子之
禍。敗明如著龜。建武中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
師。競脩名譽。招游士。伏波謂司馬呂种曰。國家
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
未幾沛王輔子光武坐事繫獄。因詔郡縣收捕諸
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
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凡此數事。雖不足
盡其平生。亦可以見核實老練。處真正英雄。當

於此中求之。

○明方正學過嚴灘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先
齊家。如何廢郭氏。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
此。貧賤之交可知矣。嚴陵老子早見幾。故向桐
江釣煙水。宋景濂蒼雲軒銘序曰。人之志意材
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
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爲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
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
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
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

隱爲高孰不可爲子陵哉。按正學師景濂極尊重之。想其講論之際。或有及之者。景濂歸宰輔。上正學歸陰后上。其義一也。子陵心事未必如此。皆後世臆度之言。然使子陵聞之。亦當首肯也。

○通鑑漢安帝紀。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敕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亡。友栗伯立曰。靈帝開西邸賣官。作俑於此。而綱目書法發明。皆無所論著。今考之信如其言。若文帝令民

入粟拜爵。則爲勸農桑。寬租稅。而非此之謂也。○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斧聲燭影之事。疑以傳疑。程篁墩破之以爲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辨駁精覈。無復餘蘊。至南渡後。孝宗以普安郡王爲高宗所養。遂得紹太祖之緒。而孝宗乃太祖八世孫也。天武帝背天智帝之盟。而虐取大友帝之天下。傳祚數世。至孝謙帝而天武之統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天智之統。自天智至光仁。實十一世矣。高宗以社稷

大計養宗室爲子。孝謙猜忌。不置儲副。大臣
定策推戴。光仁事雖不同。而其得纂先世之
丕緒。則一也。蓋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清行稱
之爲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皇。見清行意使
之絕。而無胤。則爲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
理固不爽矣。

○據唐書百官志。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於李靖。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始於郭待舉。岑長倩
等。蓋取諸堯典平章百姓之語。續日本後紀叙
參議和氣真綱履歷曰。爵止於從四位。官登於

平章事。此可以備參議稱平章事之例。

○通鑑晉安帝紀。王廙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
王國寶也。版廙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胡
注以白版授官。非朝命也。宋孝武紀。豫州刺史
魯爽板南郡王義宣。武帝等明帝紀。建武將軍
吳喜板徐崇之領縣事。皆此也。胡注又云。晉宋
之制。藩方權宜授官者。謂之板授。今按版板相
同。又轉作判。源親房卿所謂倖仗將軍判授之
官。蓋此義也。

○宋竟陵王誕。文帝子舉兵敗死。孝武改姓留

氏齊巴東王子嚮。武帝子方命被誅。武帝易姓蛸氏。劉留蕭蛸。皆取音近以貶之也。唐則天后之為昭儀也。殺王皇后蕭淑妃。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亦取其音相近。誣以兇惡也。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元年。橘奈良麻呂獄起。皇太子道祖王以下。文致株連。多被冤酷。道祖王改名麻度比。黃文王改名多夫禮。賀茂角足改姓乃呂志。亦比比也。

○元史趙壁傳。憲宗即位。召壁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

壁退。世祖時為親王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觀之則世俗所謂兩手握汗者。亦非無所本也。

○馬永卿懶真子。引唐處士劉玄平。本書逸玄字。今據通鑑補稱。霍王元軌。太宗之言。以證將無同之義。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明范景文弔方正學墓詩有云。憶昔方正學。將無同肝腸。上有夷齊叩馬諫句。此言正學與夷齊無異。則其義可見矣。日本紀用明紀。厩戶皇子束髮於額。而隨軍後。自忖度曰。將無見貶。非願難成。

將無見敗。卽言敗也。舍人親王用將無字。亦猶阮瞻語意也。

○史記吳王濞傳。舐糠及米。漢書舐作𪔐。注師古曰。𪔐古舐字。用古食也。按舐與𪔐同。故索隱直以𪔐字解之。續日本紀光仁紀。皇太子令旨。光仁天皇道鏡法師竊挾舐糠之心。爲日久矣。此用史記語也。

○通鑑宋明帝紀。上虞令王晏謂嶠山民曰。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此申理上聞之義也。唐昭宗紀。王宗侃以狀白王建七事。建得之大喜。卽

行之。悉如所申。此與今世書牘所用申字之義無異。

○文德實錄諸衛府獻剛卯杖。往往書敎杖。說文敎改太剛卯。以逐鬼魅。漢書王莽傳注。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其制詳見輟耕錄。按皇朝卯杖之儀。昉於持統帝三年。蓋倣剛卯之制也。敎字以改爲正。正字通改字下辨之詳矣。○光仁天皇寶龜六年八月。始設蓮葉宴。仁明天皇承和元年九月。曲宴清涼殿。謂之芳宜華。讌十一年八月。御紫宸殿。有芳宜花宴。載于

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而蓮葉宴無復所見。芳
宜。卽萩。倭名抄。所謂鹿鳴草。而農政全書所載。
胡枝子近之。

○皇朝詔敕多用納隍字。續日本紀聖武紀求
衣。忘寢。思切。納隍。光仁紀風化未洽。恒深納隍
之懷。其餘屢見。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義也。班
孟堅東京賦。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蓋
詞臣祖之也。

○北史魏彭城王勰子獻文傳。孝文令勰爲露布。
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此非筆畫。

而言體裁之似也。宋景濂題宋孝宗史丞相史
王內批曰。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
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
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
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
筆者也。觀之則御筆親筆自有分別。押字昉於
唐。韋陟而世俗貴之。過於印章。其義亦自可見
矣。

○文選潘安仁射雉賦。靡聞而驚。無見自驚。注。
驚音脉。翰曰。驚猶疑也。爰曰。驚亦從脉。方言曰。

脉俗謂黥爲鬼脉言雉性驚鬼黥三代實錄伴善男生而爽俊天資鬼脉見之者皆曰黥兒蓋據安仁賦也

○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注銑曰蘭錡兵架也陳列於甲第之門若今戟門善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三代實錄藤原氏宗辭大將表兼寵蘭錡之上志力那堪蘭錡謂此也
○漢書揚雄傳以罔爲周法注李奇曰法遮禽獸圍陣也音祛續日本紀聖武紀造法捕禽獸者先朝禁斷蓋據雄傳也

○三代實錄清和紀叙右大臣藤原良相履歷曰仁明天皇煎練五石試觀近侍先嘗欲知精麋黃門數輩嬖無飲服之者大臣輒掌之正字通通作億億兩舉切心不欲爲也

○續日本後紀鑄新錢承和昌寶詔曰蝸影栖緡彰於舊術正字通蝸牛劬切注見蚨下蚨水蟲似小蟬而長青金色一名蠟蝸乃知蝸卽爲蚨故詔文下有云子去母隨適時開務

○都氏文集答右大臣基經敕曰同之生存答恩竺也又曰確請竺苦見於詞章韻會竺厚也

篤字注云。說文徐云。本作竺。詩篤公劉。論語行篤敬之類。皆當作竺。假借作篤字也。

○續日本紀元正紀。蝦夷須賀君古麻比留等言。先祖以來。貢獻昆布。常採北地。唐書渤海傳。大曆中。渤海王大欽茂。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俗所貴者。大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按渤海之南海。卽我邦之北海。昆布之見于史傳久矣。

○貝原損軒大和本草書。茶原始曰。茶子傳于本邦。蓋在中古時。源順和名抄載茶茗。朝野羣

朝野羣之下載之字脫

載藤原敦光茶贊。海人藻芥云。葉上僧正國十光榮入宋時。再傳種子於柵尾明慧上人。旣云再傳。則非始得者。損軒博洽之士。考據精確。然猶有遺者。類聚國史弘仁六年六月壬寅。令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獻之。則自嵯峨朝已有之矣。

○宋元通鑑靖康之亂。粘沒喝至汴京城下。雨雪交作。欽宗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火飯卽此所謂燒飯。乃知兵士充餐也。偶記亡友佐宗淳常談。朝鮮之役。加藤

清兵衛正加藤清正將校時清守蔚山。明將李如梅來攻。城兵發銃甚急。時肥後一僧在城中。倉卒間使之裝火藥。兩手盡黑。飢不暇食。城兵以火飯置掌上。僧輒啖之。黑處隨團。飯脫去。痕迹瞭然。宗淳少年時。親聞僧語如此。城兵拒守之急。亦可想見矣。

○續日本紀養老六年七月。勸課天下種樹。晚禾蕎麥。其餘類聚三代格所載。課督播殖。用濟農食。不減大小二麥。宋史禮志。秋季月嘗豆。嘗蕎麥。景祐中。禮官議薦新舊有林檎蕎麥。諸與

之類。及李秋嘗酒。並合刪去。种放傳。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蕎麥。觀之。則宋時蕎麥之用。通於尊卑矣。

○懷風藻載大津皇子臨刑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當時言詩。昉於大友帝。而同時有大津皇子。日本紀稱其自幼好學。博覽屬文。而輒謀不軌。不能充其才。惜哉。石倉詩選曹學佺字能始號石倉引明興雜記。曰。太祖誅藍玉。籍其家。凡有隻字往來。皆得罪。孫資字仲衍號西庵因與玉題一畫。故敘之。其絕命詩。

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詩意悽惻。絕與皇子之詩相似。今按朱鳥元年皇子賜死。與唐中宗嗣聖三年相值。據獻徵錄。贊死在洪武二十年。嗣聖三年至洪武二十年。相距七百餘年。明人未必見懷風藻。縱見之。未必蹈襲事之偶合。乃有如此者。

○王廷相芳樹詩。芳樹不相惜。與藤相縈繫。歲久藤枝繁。見藤不見樹。命安期鍾藤謠。鍾藤纏樹枝。樹枯藤作樹。隣婦媚私郎。歲久翻作私郎婦。二首一意。而安期比况尤深。推而可喻。姦雄

之篡奪。蓋能得謠體者也。

○性靈集後夜聞佛法僧鳥詩曰。寒林獨坐草堂曉。三寶之聲聞一鳥。一鳥有聲人有心。心聲雲水俱了了。惺惺先生以爲集中第一。羅山先生謂唐顧況詩。棲霞寺裏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其體相似。韻亦偶同。山背國宇縣醍醐山有佛法僧鳥。見羅山隨筆。按日本紀略延喜六年八月。右大臣光源修法華八講。佛法僧鳥來鳴。此外不多見。近世釋元政詩亦用其韻曰。梵音嘹亮頻迎。

鳥。如是我聞便明了。翻來奈何。舉似人。月入破
窻林寺曉。蓋有意效之者。而弘法詩渾厚天成。
不可以色相求。元政詩雖相去甚遠。亦脫灑可
喜。

○覺自十三歲春。師事文恭。不限歲月。而至十
五歲春。病痘還鄉。遂不復侍函丈。執弟子職。不
滿三年。而歛枕簟。備灑掃。日夜供給。僅受孝經
小學大學論語句讀。爲學之方。作文之法。一無
所聞。還鄉之後。玩歲愒日。放浪自恣。今犬馬之
齒將頽。而學業不成。其所存者。稍辨華音一事。

由其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當時
及門者。相繼淪謝。而覺獨存。皓首黃髮。淺陋不
異童穉時。其忝門人之名。不亦可羞之甚乎。往
年蒙命。與今井弘濟編次文集。撰述行實。亦
頗詳矣。追憶宿昔。文恭自持嚴毅。接人和愉。與
客談論。間及俚諺嘲笑之事。其餘當時所見聞。
雖不足書之簡冊。而又恐一旦溘先朝露。子孫
不能知之。故不論雅俗。隨所記憶。漫筆于此。若
講學論文之言。則備於先輩安東省庵所纂心
喪集語中矣。

○文恭朔望必望拜。黎明門弟子掃堂設几。展
檀備香燭。文恭披道服戴包玉巾東向而拜。口
誦細語食頃。竟不知其爲何等語。蓋文集所載
庚寅年永曆四年陷難告天文等類也。作書牘不立
稿。或楷或草。揮筆輒成。作大文字則立稿。文成
而經行室中。殆數十返。朗誦其文。有不允愜者。
復座改之。蓋音節響亮抑揚頓挫之謂。而門人
輩皆不能曉也。

○文恭喜賓客。不擇貴賤。非有疾病事故。未嘗
不應接。饗客隨家有無。必竭其誠。客有問起居。

憚其勞動。不見而去者。意不憚曰。辭客在主人。
容何辭。主人若鉅儒碩士來訪。論道談文。則自
日午至夜半。覺等惟思困睡。而文恭未嘗厭倦。
也不能飲酒。而喜客飲。時或對棋。棋不甚高。藏
書甚少。其自崎港帶來者。不過兩簾。而多闕失。
完全者亦少。好看陸宣公奏議資治通鑑。及來
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鈐通鑑綱目。至作文字。出
入經史。上下古今。娓娓數千言。皆其腹中所蓄
也。

○五十川剛伯問光棍老棍等義。文恭對曰。莽

猾詭詐。意在誑騙欺人。不循道理。不懼笑耻者。謂之光棍。積年狡黠。油嘴騙古者。謂之老棍。紮詐錢財者。謂之姦棍。姦猾之尤者。謂之精光棍。無籍亡命。謂之無皮老棍。又曰沒皮光棍。光棍者言不可捉摸也。

○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厄。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

○竹洞野友元示文恭詩云。在安南旅寓所賦。

蓋自崎港所傳也。今錄于此。治劇從容緩策衙。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旗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庵。金奏屢陳容。容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却漂流身在南。其工拙非所敢知。真滄海之遺珠也。寬文己酉之秋。義公張宴環景樓。泛舟淺草川。野傳唱聯句。文恭續之曰。山歟螺黛遠。高閣徹晴空。山指筑波山。閣指大悲閣。覺時童行侍側。平生所見止此二句。

時文政己丑冬十二月十三日於重見山中
少許抄錄之
中村直衛

